

守候平安

鄭接黃

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系文藝創作組 四年級

那個時候，慵懶的陽光往窗外灑開，晾出一個和煦來，四月天，路旁的杜鵑綻出一個春，這是一個適合旅行的季節，起點，就從家裡出發：我，背上背包，穿上鞋子，檢查著所有裝備，準備踏上獨自一個人的旅程，前往高雄。出門前，我興奮地對著母親說：「我要出發了喔！」母親專心著眼前事，淡淡地說：「去啊！一切小心喔！」打開門，在我即將踏出的那一刻，我回頭問了母親：「需要帶什麼回來給妳嗎？」只見母親笑著對我說說：「不用啦！不要浪費錢！如果你真的要帶什麼東西回來，那帶平安回來給我就好啦！」

那當下，我的思緒突然跳到每天早晨的神桌前，一個關於，母親的畫面。

每當天甫亮，母親總踏著輕慢的步伐，走過臥室，當全家人仍在眠裡，她已早起，走至廳堂，挽起袖，拿起披掛在旁的抹布，擰濕，細細地拭淨了神桌上的塵埃，如同拭去了昨日積累的罣礙，企圖讓一切歸到無言耳鼻舌身意，無色聲香味觸法，無慾念，只是單純，把自己交給信仰，而以行動胼胝著身軀心性，為的是一種把瘠地墾成淨土的心願，彷彿藉由這樣的行為，她清淨了自己，也唯有這樣的自己，才有那麼一種資格去耕耘。

這一切，在母親的動作下，是如此的寧靜且平穩。

接著，奉茶、供四果，繁冗又謹慎，挽火捻燃上一陣紅灼嚙噬香束，煙絲逐漸散化，無形地舒展出一股氣息，整個廳堂都因為這樣的味道而氤氳起來，彷彿神靈正在降臨並且保佑著。人說無從得知的另一世界，我們藉由香煙繚繞來吊掛訊息，縱使這一世界沉默無語，另一世界所接取的話語仍鏗鏘洶湧。母親沒有過多的話語，只平靜地奉上三炷清香，向著供桌

上的神明及祖先牌位說了聲：「平安。」

幾次，早起的我看見母親膜拜時那種滿足的神情，她深深地鞠躬一拜、再拜、再拜，溢著微笑的眼，口中說著：「平安」。那樣的畫面很美，繚繞的煙縷薰著晨霧，有時初醒時的我也只是靜靜地待在旁，看著這一切如同尋常一樣的場景，那些種種氣味、光線、靜默、必然的莊嚴與肅穆，構成了我成長過程中一種極重要也極動人的畫面，揮之不去。

追溯起這樣場景的建構來自於母親懷我的時刻。

母親說，懷我的時刻裡她是害怕的，因著生我之前，一個胎死腹中嬰孩的過往，總讓夜晚輾轉著她的疼。

她曾以一種難以探測卻又平淡的語氣說到：「你有一個阿姐，伊還未赴大漢就過世了。」

我難以分辨母親說這話時心裡的情緒，只知道，那時，為著塑成一個嬰孩來延續她生命的血骨，她以一個母親的姿態噙著淚向著那些不知名的力量呼告著。她開始學會與信仰對話，她慷慨允諾，以一輩子的信念來守護著她愛的人，她合掌稱誦，伏跪祈求，如同寒夜仄路上企望一盞燈的指引，讓她有足夠的能量來面對寒冷與黑暗。每當肚子一疼，她便喊著那些知道的、不知道的神的名號，並且相信終有神靈會瞥見這樣的她，賜予她這樣一個母親的資格。

「慈悲的菩薩啊，信女在這誠心懇求，請恁保庇，保庇我的子平安出世，平安大漢。」

於是，當我與母親第一次的謀面，母親開始茹素，一切也如她的心願，那燈就這麼亮晃晃地映著那些輾轉的夜，也奠定了她以終生的虔誠感恩著上蒼。

「感謝菩薩保庇，平安。」

從小到大，有那麼幾次，我陪著母親到廟宇拜拜，總是看到母親手持香，唸唸有詞，細聽當中的內容，卻發現到她從不曾說自己的名字，也不談自己的事，嘴裡唸的是家中成員的名字，稟報著家中大小事，誠心地懇請保佑，彷彿在信仰的面前，她早已不是她，只是一位母親，守候著一家人的愛。

那次，從高雄旅行回來，帶著一盒高雄名產旗鼓餅給母親，只見母親靜靜地接過，以盤子盛裝放置在神桌前，點香膜拜。

「感謝菩薩保佑。」

出發旅行的那一天，是農曆初一，一早，只見母親拜拜時，特別拿起筊杯，與神靈對談著，我猜，那時的他，可能又是一種對子女的不放心，轉往對未知神靈虔誠地稟報以乞求著保佑與心安吧！她一定是這麼說著：「菩薩，我的囡仔要去高雄，請恁要保庇，乎伊平安出去，平安返來。」擲筊，菩薩允諾，她心滿意足地放回筊杯，而後做起自己的事情來。然而，通常與菩薩對談的種種事，她從不輕易說出口，彷彿那是一種交易，她總是默默地、淡淡地，就如同她的對於我那種關乎守候的愛，只濃縮在那一句即將要出發時，對我說的：「那帶平安回來給我就好啦！」

焚著的香把一室的空氣都定了下來，我依舊看著母親的虔誠。在這成長的過程中，我發覺，母親祈求與守護的一生，也在神桌前逐漸燃盡，然而，當煙絲在歲月裡暈染著她的髮色，她依舊無悔，依舊像那時以溫柔的身勢襍抱著仍是嬰孩的我，伏跪在地上，祝禱著每一個家裡成員：「平安。」